

外国作家的爱情生活

重庆出版社 编

重庆出版社



WAI GUO ZUO JIA DE AI QING SHI HUI

6

外国作家的爱情生活

重庆出版社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1988年·重庆

责任编辑：戚鸿才
封面设计：吴庆渝
技术设计：寇小平

本社编
外国作家的爱情生活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26千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66—0494—7

I · 96

定价：1.55元

内容提要

本书共写了二十一位欧美作家的爱情经历。其中有不少作家的爱情生活过去介绍较少，如卡夫卡、毛姆、巴纳耶娃、萨特、涅克拉索夫等。称雄一时的作家托尔斯泰、歌德、巴尔扎克、卢梭、屠格涅夫、狄更斯等人的爱情与婚姻，也有详细介绍。

本书内容符合史实。作家们的爱情故事曲折有趣、引人入胜。

编 者 的 话

真实的生活永远比作品中的生活丰富而多采，生活中的爱情永远比作品中的爱情缠绵而动人。作家向以感情丰富而著称，作家们的爱情生活也许比别的人更为曲折而有趣吧。究竟怎样呢，读者需要了解。了解了也许更有助于他们理解作家之为人及其作品，我们编辑此书的目的也就在这里。

本书包括二十一位外国作家的爱情故事，每篇附有两三百字的作家简介。内容符合史实，文字力求简朴，与该作家爱情生活无关的部分皆不涉及。

本书所写的作家，其中不少人的爱情生活过去国内报刊上少有介绍，如卡夫卡、毛姆、萨特等。有些作家过去的介绍大多属于一鳞半爪，不如这里介绍得详细、完整。

本书还介绍了一些女作家的爱情生活，例如巴纳耶娃、勃朗宁夫人。

在世界文坛上称雄一时的作家，如歌德、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卢梭、屠格涅夫、左拉、狄更斯等人的爱情生活，我们也收入本书，以飨读者。普希金过去介绍已多，但本书对普希金娜作了重新的评价，引用了一些新的资料。

屠格涅夫说：“没有平等就没有爱情。”

别林斯基说：“爱情是两颗心的默契。”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说：“你不要只看见玫瑰的花，你还要看见玫瑰的刺。”“爱情呀！当你提着痛苦之灯走来时，我看见了你的脸，并以你为幸福。”

可以说，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爱情存在。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早期文学中情诗情歌占了很大的比重，各个时代的作家，都以饱满的热情，真诚讴歌纯真的、动人心弦的爱情，例如拉辛就被称为“多情诗人”，爱情成了历代作家经常染指的题材之一。

本书所写限于欧美作家。他们生活在各自的国度里，自然会受他们那个特定环境、特定时代的风俗习惯的熏陶影响。而这些风习，与我国是有区别的。

目 录

编者的话

伟大的一生，不朽的爱情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爱情生活……………林亚光（1）

叶赛宁的爱情悲剧……………王仲典（8）

卡夫卡的爱情生活……………孙坤荣（23）

狄更斯的爱情生活……………曾庆富（33）

斐然的成就，不幸的婚姻

——毛姆的爱情生活……………薛相林（42）

相知愈深，相爱愈笃

——萨特的爱情生活……………张 曼（54）

左拉迟到的爱情……………徐 静（61）

杰克·伦敦的初恋及两次婚姻……………周 末（71）

一个俄国新女性的爱和情

——巴纳耶娃与涅克拉索夫的爱情生活…林亚光（80）

多情的作家——歌德……………徐泽勤（93）

勃朗宁夫人的爱情生活……………黄 劲（99）

受难之花

——海涅不幸的爱情 曹建勋 (108)

爱就是爱

——卢梭的爱情生活 戚鸿志 (117)

“茶花女”之恋

——小仲马的爱情悲剧 小 牧 贾 玲 (126)

雪莱的爱情生活 飘 鸥 (131)

为普希金娜鸣不平 戚鸿才 (137)

《海鸥》带给契诃夫爱情 吴 绪 (144)

悲剧小说家哈代的爱情生活 张世君 (150)

托尔斯泰的婚姻幸福吗? 飘 鸥 (158)

巴尔扎克的爱情生活 张 是 (166)

刻骨铭心的奇特恋情

——屠格涅夫的爱情生活 林亚光 (177)

伟大的一生，不朽的爱情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爱情生活

林 亚 光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曾有这样情节：当女主人公薇拉·巴芙洛甫娜在舞会上与罗普霍夫初次相识时，两人谈得很投机。后来，薇拉禁不住问罗普霍夫：“请原谅我向您提个问题：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有没有未婚妻？”罗普霍夫想了想，就答道：“当然可以告诉您：我有未婚妻，而且有两个未婚妻。”薇拉吃惊了：“怎么？有两个未婚妻？”后来罗普霍夫才说明：他的两个未婚妻，一个名叫“科学”，另一个名叫“革命”。这个情节在正式出版的小说中，由于审查制度而作了改动，但当时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者把“科学”和“革命”当作自己执著地追求的“情人”的情景，在小说中仍得到体现。当然，他们也並不拒绝真正的爱情。

可以说，上述情节和思想，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自身的一个写照。

作为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美

学家的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46年进入彼得堡大学语文历史系后，就通过潜心研究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文学，密切关心国内外政治生活中大事，拥护西欧各国革命斗争，在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鼓舞下，认清沙皇专制农奴制的腐朽本质，投身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活动中。1851年，即他大学毕业的次年，重返故乡萨拉托夫任中学语文教员；他的进步思想对学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深受学生爱戴，但却冒犯了学校当局，不久被迫离校。认真地说，他在萨拉托夫，简直没有找到一个知音和亲密无间的朋友，甚至与父母，也因政治宗教见解的不同而格格不入。他曾在日记中这样谈到他和父母的关系：“和他们相比，我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因此，对于例如政治或宗教这些问题，我如果听信他们，那该是多么令人奇怪的事……”

人在孤独中最需要温情，最需要爱情。这时，萨拉托夫一位医生的女儿奥尔加·索克拉托芙娜·华西里耶娃出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面前，她理解他，喜欢听他谈文学、谈历史、谈政治、谈一切。她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唯一可以吐露内心真情的人。他们相爱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爱得那么真挚和强烈，他在日记中谈到自己对她的感情时写道：“我一辈子只想爱一个人！”但当有一次奥尔加主动向他表白爱情并要求结婚时，他却回答说：“不！我已另有所爱！”这句话简直给了奥尔加当头一棒，她难以想象平日同自己那么亲密相处的人“已另有所爱”！姑娘失魂落魄地在一气之下跑回家

去，痛哭不止。

车尔尼雪夫斯基当然并不是不爱奥尔加，也不是真的另外有什么爱人；他所说的“另有所爱”，就是指的要献身他所热爱的民主和革命事业；他想到这将有种种厄运和考验等待着他，必将给奥尔加的未来幸福带来影响，因此才以“另有所爱”的话谢绝了她；虽然，在他自己心里，何尝不痛苦矛盾？！但他献身于推翻沙皇反动政府的革命斗争矢志不移，任何力量也无法让他抛弃或改变这一人生道路的选择。但看到自己那么心爱的人为他的拒绝而痛苦，他感到于心不忍了。于是爱得崇高、又爱得无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向奥尔加·华西里耶娃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就我而言，把自己的生命同另一个人的生命联结在一起是卑鄙的、无耻的，因为我不相信，我能长久地享受生活和自由。我的思维方式决定，我必须每时每刻都要准备宪兵破门而入，把我抓到彼得堡，投入要塞的牢房，天知道会关到何年何月。我在这里所做
的事，令人嗅得出被罚苦役的气息——我在课堂上所讲的那些东西……此外，我们这里很快会发生暴动，而如果发生，我必将参加……而归宿将会如何呢？不是苦役，便是绞架。”（见《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39—1950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418—419页）

要是个胆小懦弱的人，或者瞻前顾后、犹豫动摇的

人，读了这样一段表白，定会退避三舍，至少也得三思而行，但奥尔加却从这里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刚强男子汉的浩然正气和大无畏的精神，她破涕为笑，更加坚定不移地爱他了。她主动去找车尔尼雪夫斯基，向他表示：他的事业也是她的事业，他的理想也是她的理想，她愿同他一起奋斗、吃苦、受难，决心永远分担他的命运中的一切！她的满腔热情和深切真情打动了，也说服了他。他们很快结婚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和一个非凡的女性的结合。

这是1853年4月的事，他二十五岁，她二十岁。

婚后不久，1853年5月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和妻子奥尔加·索克拉托芙娜·车尔尼雪夫斯卡雅一起上彼得堡去了。

在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即投身紧张的文学评论和政治鼓动工作，开始时为《祖国纪事》撰稿。1853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识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并成为他们主办的《现代人》杂志的撰稿人并参加编辑部。在1855年到1862年这八年时间内，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大量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的文学评论、哲学论文，美学论著和政治评论，他实际上成了《现代人》的思想领袖和俄国解放运动整个第二阶段斗争的思想领袖。他和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一起，把《现代人》杂志作为传播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美学观的讲坛。后来，他又直接进行地下宣传鼓动，书写传单秘密散发，组织秘密小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动、组织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

在所有这些活动和斗争中，他的妻子都是他最亲密的伴

侣、同志和助手。车尔尼雪夫斯基经济很不宽裕，还要不时接济其他革命者，妻子就节衣缩食，一起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在当时的作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以节俭简朴而出名。但奥尔加性格开朗，热情大方。经常晚上都有大学生及其他进步人士来他们家玩，奥尔加常在楼下放起音乐，弹起钢琴，跟来访客人一起跳舞欢闹，为的是让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更多的时间在楼上书房里独自关门写作，只在必要时他才与客人一起谈天。在秘密的地下工作中，奥尔加常常成功地扮演各种角色，包括装作他人的情妇，掩护同志，传递信息。她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也经常谈笑风声，幽默风趣。譬如新认识一个朋友，她会从对方外貌、风度上来一番评头品足，然后开玩笑地对丈夫说：“我要爱上他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毫不介意地逗她。两人的感情则因此更加深切。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预言並沒有错。1862年6月，《现代人》杂志被沙皇专制政府勒令停刊八个月。7月，他们的家被搜查，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关入彼得保罗要塞监狱中单身牢房内，整整关了两年之久。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行了理直气壮、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並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和灵活巧妙的构思，在监狱中从1862年12月14日到1863年4月4日共110天时间，写成了杰出的长篇小说、“生活的教科书”《怎么办？》；而在卷首就醒目地题辞：

献 给

我的朋友奥·索·车

这“奥·索·车”不是别人，正是他忠实的伴侣和妻子奥尔

加·索克拉托芙娜·车尔尼雪夫斯卡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个顽强地走向社会，在妇女解放中迈出坚实的大步的新女性薇拉，在性格上很多地方都取自奥尔加，或者说，奥尔加是薇拉形象的模特儿之一。至于罗普霍夫的经历，则取自作者家庭医生巴科夫的一段生活。奥尔加说过：“薇拉就是我。”他被拘留两年后，沙皇政府虽然没有找到他的任何“罪证”，但仍强行判处他七年苦役，作为“国事犯”流放西伯利亚；苦役期满后，仍害怕他与人民接近，把他流放到荒无人烟的维留依斯克。1883年，又把他押到阿斯特拉罕软禁监视。直到1889年6月，才让他回到故乡萨拉托夫，与家人团聚。在长达二十七年的监禁流放中，无数国内国际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包括马克思在内）设法营救过他，但均告失败。他自己则一直坚韧不拔地进行斗争，并在监狱和流放地写了大量著作，然而，终因长期磨难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在回故乡四个多月后，患脑溢血逝世。在这漫长的二十七年中，他的夫人奥尔加也受尽了折磨，尝遍了人世苦难，但也经受住了人世稀见的考验。她不仅为丈夫奔走，还要抚养孩子。她不止一次长途跋涉，历尽艰难风险，去看望丈夫，表白爱情，尽可能地给他安慰和鼓舞。

在流放期的1865—1870年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写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序幕》，小说写的是1861年改革前后俄国的革命活动，比《怎么办？》更直接地贴近生活，同时也更具有自传性质。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沃尔金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沃尔金娜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夫人奥尔加；

列维茨基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同志和战友杜勃罗留波夫。小说卷首写的题辞是：

谨 献 给

被 认 出 是 沃 尔 金 娜 的 人

显然，这是指他的夫人奥尔加。因此，作家的两部长篇都是献给他的夫人的。这是伟大的革命活动和崇高的思想感情的实录，也是伟大而崇高的爱的动人篇章。1871年1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利用一个机会，从流放地把《序幕》及中篇小说《一位姑娘的故事》、短篇小说《巴尔巴鲁萨的后代》前三节、剧本《没有收场的戏》等作品的手稿寄给妻子奥尔加。《序幕》的一部份，在奥尔加的努力下，在伦敦的刊物上于1877年发表。他们的爱情永远凝结在不朽的事业中。

作家简介：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批评家。1828年7月24日生于萨拉托夫城一神父家庭。1846年进入彼得堡大学语文历史系学习，曾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文章，后加入《现代人》杂志编辑部。从1862年至1889年，他被监禁、服苦役、流放共达27年之久。他的代表作有《怎么办？》、《序幕》等。他发扬了别林斯基的思想，而成为革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

叶赛宁的爱情悲剧

王 仲 典

一 见 钟 情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日，莫斯科大剧院里座无虚席。

以列宁为首的一批苏联政府高级领导人，正静静地坐在贵宾席上，神情专注地欣赏着这场异乎寻常的专题音乐会。列宁的出席，显然增加了音乐会的隆重热烈气氛。

舞台上，一个身着红衣红帽红鞋子，身段迷人的舞蹈家，在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伴奏下，表演着即兴舞蹈。她那优美娴熟、富有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舞姿，以及那满带热情的，具有青春活力的出色表演，给观众留下了强烈深刻的印象。观众席上不时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这个表演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曾经风靡美国和欧洲的著名舞蹈家阿赛朵拉·邓肯。她这次访苏，是应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的邀请，克服重重阻力，由美国专程来苏联演出的。

在大厅里的另外一角，观众席上有一位模样英俊，举止

潇洒的青年男子。他平时显得有些忧郁的蓝眼睛里闪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光芒，完全被台上的舞蹈家的出色演出征服了，他充满激情地随着大家鼓掌，显示出为真正的艺术倾倒的神情。这个青年男子就是苏联当时著名的抒情诗人叶赛宁，他是慕名而来专门欣赏邓肯的演出的。

晚会进行到最后，当邓肯跳起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而特意创作的新型芭蕾舞《国际歌》时，整个剧场里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台上，邓肯表演着芭蕾舞的最后一场；台下，在卢那察尔斯基的亲自倡议下，全场观众起立，同声高唱国际歌。刚健优美的舞蹈和雄壮激越的歌声，使整个剧场沸腾起来，大厅里洋溢着令人激动不已的振奋与欢快。

邓肯独具风味的、带着特殊艺术个性的舞蹈，在二十年代初期的那些日子里，特别让苏联观众为之着迷倾倒。她那出众舞姿和崭新的艺术风格，当然也给喜爱艺术的青年诗人叶赛宁留下极为美好的印象。尤其是邓肯身上透逸出来的那种艺术家独特的浪漫气质，更是在叶赛宁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在观看邓肯演出时，叶赛宁深觉自己心内有什么东西给触动了，因此，他简直是有些迫不及待地要见到并认识邓肯。

“这位就是诗人叶赛宁。”

演出结束后，当叶赛宁被介绍给邓肯时，年轻的抒情诗人微觉情绪激动，心旌飘荡。然而，正当两人紧握双手，简单寒暄后互相凝视时，彼此都感到又惊讶又兴奋。

邓肯曾经读过叶赛宁那些美丽的抒情诗。如今见到这位